

全 新 小
說 版

百部論師

窺基

大師傳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72



作者◆魏崇一
陳洪

窺基

大師傳

百部論師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72

作者
◆ 魏宗新
陳洪





佛光史傳叢書

百部論師 — 窺基大師傳

3664

百部論師：窺基大師傳／魏崇新，陳洪作，--
初版.-- 高雄縣大樹鄉：佛光，2005 [民94]
面；公分.-- (中國佛教高僧全集；72)
(佛光史傳叢書；3664)

ISBN 978-957-457-184-0(平裝)

224.515

94024388

☐作者

魏崇新 陳洪

☐出版者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發行人

慈惠法師(張優理)

☐地址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

☐電話

(〇七)六五一九二一一二六八

☐網址

http://www.fgs.com.tw

☐劃撥戶名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流通處

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

佛光山文教廣場

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

滴水書坊

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

新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

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

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

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舒建中、毛英富律師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二號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再版一刷

二五〇元

☐定價

☐印刷者

☐法律顧問

☐登記證

☐初版

☐定價

☐有著作權，請勿翻印，歡迎流傳
☐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☐傳真

(〇七)六五六三五四六

☐電子信箱

fgs@ccp.fgs.org.tw

☐劃撥帳號
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日光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霑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悲愚痴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《高僧傳》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【卷首語】

◆ 魏崇新

在唐代都城長安城的東南部，聳立著一座巍巍高塔——慈恩寺塔，人稱大雁塔。它的南面是風景優美的曲江池，每當新進士登科後，大唐皇帝就要賜宴曲江池，新進士們也要到雁塔題名，成為一時的盛事。然而，在中國佛教史上，慈恩寺的名字是與一位偉大的人物——玄奘的名字相連繫的。玄奘大師以堅忍不拔的意志西行天竺取經，回國後居於慈恩寺講經譯經，並以他卓越的智慧開創了唐代佛教史中第一個宗派——慈恩宗（也稱唯識宗）。當時，在玄奘大師的周圍聚集著一大批名流高僧，其中最出色的人物當數他的高足窺基法師。窺基法師繼承了玄奘大

師的衣鉢，將慈恩宗發揚光大，被人稱作慈恩大師。如今，曲江池已消盡了昔日的繁華，大雁塔亦非舊貌，可是由玄奘與窺基兩位大師創立的慈恩宗，卻依然以其獨特的睿智之光照耀著中國佛教史的典冊。

雖說中國佛教的宗派肇自隋朝，但有唐一代的宗派興衰卻以慈恩宗為先導，然後才是天台宗、律宗、禪宗、密宗以及淨土宗的依次更迭。若論慈恩宗，當然得首推玄奘大師的神足窺基大師。這是因為在集南北兩系佛學大成的玄奘大師往生兜率（公元六六四年）以後的一段時期，中國的佛學界一度顯得有些冷寂：南山律宗創者道宣大師、華嚴宗二祖智儼大師、淨土宗三祖善導大師也先後相繼示寂（公元六六七年、六六八年、六八一年）；求法高僧義淨大師方揚帆泛海南遊天竺（公元六七一年），禪宗六祖惠能大師才赴黃梅嶺問法於五祖弘忍大師……是窺基大師的百部注疏彌補了這段佛學史上的空白，是窺基大師發揚

光大了玄奘大師的學術思想，並以唯識學、五種姓說、因明論等教義獨樹了一宗鮮明的旗幟。窺基大師作為中國佛教史上最富有理論色彩的慈恩宗實際開宗大師，是理應大寫一筆的。

窺基大師的求法道路頗具傳奇性。從將門虎子到佛門法將，這需要經歷多大的人格變化！從載酒攜妓的「三車和尚」到「百部疏主」、「慈恩法師」，這需要何等的佛法威力來塑造！我們大可不必像《宋高僧傳》作者贊寧法師那樣，以「三車之說，乃厚誣也」云云為尊者諱。窺基大師是一個有血有肉而非神話的人，他的足跡乃是許許多多求法高僧共同而真實的人生道路。雁塔巍巍，慈恩長存，讓我們循著歷史的足跡，去探索窺基大師那神奇的宗教人生吧。

【目錄】

◆ 總 序 佛光與慧燈 星雲

◆ 卷首語 魏崇新、陳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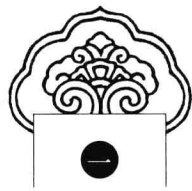
● 玄奘求徒 〇〇一

● 慈恩異僧 〇四八

● 修持精進 〇九三

● 慈恩法將 一四三

● 光大慈恩 一六九



玄奘求徒

①

陌上奇遇

大唐貞觀二十二年（公元六四八年）春天的一個早晨，春風吹拂，晴空萬里，一輪朝日從東方的地平線上噴薄而出，將溫暖柔和的光芒灑向人間，京城長安弘福寺粉白的圍牆在陽光照射下顯得格外潔淨醒目。寺外的田野裡，籠罩著一層乳白色的霧氣，綠油油的麥苗上掛著一顆顆露珠，微風吹處，似千萬顆珍珠在綠色的地毯上滾動。幾隻鳥兒在麥田的上空飛鳴著，使春日清晨的田野顯得更加靜謐。

弘福寺位於掖庭宮以西的修德坊內，緊鄰皇宮，是一個非同一般的寺院。它本是隋朝右

領軍大將軍彭國公王君廓的宅院，貞觀八年，太宗母親穆皇后薨逝之後，太宗為其母追福，在此立寺，故名弘福寺。

寺中屋宇壯麗，氣象非凡，寺北有一片果園，春來異香滿院，秋來果實滿枝，顯得格外有生機。另外，寺的東角還有兩個蓮花池，池水清冽，每當荷花盛開的夏天，這裡涼風習習，荷盤托珠，蓮花亭亭，猶如置身於清涼的天國。

太宗皇帝不僅為建這個寺院花費了頗多的財力，寺成之後，還廣召天下名僧居於此，為母親誦經超度。而弘福寺最輝煌的時候，也許就是玄奘大師從天竺取經回京之時。

那天，京師百姓出城十里歡迎大師，太宗皇帝親率百官到城門迎候，歡呼的人群一直把玄奘大師送到了弘福寺的門前。太宗本想請他還俗為官的，可玄奘堅持出家，並請太宗資助，在弘福寺開設譯場，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。太宗無奈，只得同意。於是弘福寺裡便時有了玄奘大師誦經的聲音、譯經的燈光和漫步的腳印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弘福寺的兩扇黑漆大門打開了，剛做完早課的玄奘大師走出門來，來到田間的小路上。面對初升的朝陽，他習慣性地伸展了幾下手臂，隨後又做了幾次深呼吸，呼吸了幾口略帶潮濕的新鮮空氣，然後沿著小路緩緩走去。

幾年來，玄奘大師已養成了早課後經行的習慣，無論春夏秋冬，從不間斷。他喜歡早晨清新的空氣，喜歡那種從大地中散發出來的泥土的氣息，也喜歡在早晨寧靜的氛圍中思索佛

教哲理，品味人生甘苦。

望著冉冉升起的紅日，感受著春日清晨的勃勃生機，玄奘大師頓覺體中湧動著一股生命之流。時光迅疾，時不我待，又一天開始了。人的生命不正像這東升西落的太陽，一天天地消磨著。只有進我佛門的人，才能不斷修持，來世進入西方極樂世界，超越生死輪迴。

學佛的人對生命的感受往往要淡一些的，可是玄奘大師自回到大唐以來，生命的緊迫感往往越來越強烈。他並不是憂慮自己生命的長短，而是覺得自己肩上的責任重大，需要完成的任務太多了。到天竺國中，他強烈地感到東土佛經的匱乏，因而竭盡全力地搜集了許多寶貴的佛經。開設譯場之後，儘管自己夜以繼日地翻譯，可總覺得進展太慢，他多麼希望有幾個得力的助手啊。可眼下自己的弟子雖然不少，但性靈聰慧能成大器者仍待尋求，到哪裡去尋找那個能繼承自己衣鉢的傳人呢？

近些天來，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玄奘大師的心頭，揮之不去。

「踏踏踏」，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把玄奘大師從沈思中喚醒。他舉目望去，只見一匹棗紅馬飛奔而來，馬上坐著一位白衣青年。大師讓到路旁，停住腳步。棗紅馬從他身旁馳過，捲起一陣旋風，風過處掀動大師身上大袍翩然而起。

白衣青年回眸一瞥，正好與大師目光相遇，在四目相對的剎那間，大師的心怦然一動：好一對炯炯有神、閃射出聰慧之光的俊目！

「好眼熟啊！」大師心中頓時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激動，竭力回憶著，想把眼前的這個少年與他心中的那幕景象連接起來，可總是那麼模糊。但這個奔馳而去的少年，卻使他油然而升騰起一種希望，他雙手合十，目送著疾馳而去的白衣青年，心情許久難以平靜下來。他停立著，披著滿身的霞光，像一尊莊嚴的雕像。

一天、兩天、三天……接連幾天，玄奘大師在早晨經行時，每天都會遇上那位騎紅馬的白衣青年。每次遇上那位青年，大師心中就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

「這是誰家的孩子？好像在哪裡見過？他每天騎馬去做什麼呢？」大師心中疑惑不解。在初遇白衣青年的第七天早晨，大師照常經行，這次他特意駐留在路邊，等待著白衣青年的到來。

不一會，在遠處，猶如一團火挾裹著一朵白雲，白衣青年騎著棗紅馬出現了，大師目不轉睛地迎接著越來越近的白衣青年，這次他決定看個清楚，白衣青年似乎也感覺到這位老和尚今天的目光神情與往日不同，在走近玄奘大師身邊時，他特意放慢了騎馬的速度，面帶微笑，在馬上向大師拱手施禮，然後策馬而去。

這一次玄奘大師看清了白衣青年的面龐：兩道秀眉，一雙慧目，面如滿月，笑如春風，舉止又是那麼謙恭有禮。

「真是天人降世啊！」玄奘大師心中不住地讚歎著。尤其是青年那雙閃射著慧光的大眼睛

睛，給他極深的印象，使他有似曾相識之感。

「他是誰？為何使我一見之後難以平靜？」

玄奘大師如醉如痴地自言自語。驀地，他想到了一個人，想起了自己去天竺求法的路上遇到的一件奇事。

那是一個冬天的上午，玄奘大師經過長途跋涉，來到印度北部的雪山地區。當時天氣寒冷，北風刺骨，舉目四望，周圍的群山被白雪覆蓋著，白茫茫無垠無際，天地之間被裝扮成一個琉璃的世界，萬物隱沒，空中連一隻飛鳥也見不到。玄奘大師的手腳凍得有些僵硬，他喘息著，不敢停留，艱難地朝山上爬去，在天黑之前他必須翻過面前的這座雪峰，才會找到住宿的地方。餓了，啃幾口硬硬的乾糧；渴了，抓幾把雪吞下，在他身後的山坡上，留下兩行深深的腳印。

來到山頂，他驚奇地發現，周圍的群山一片銀白，不露寸土塊石，唯獨這座山頂上方圓幾米的地方沒有一片雪花，袒露著黑黝黝的土地。他感到很納悶：

「難道在這片泥土中埋藏著神秘的寶物？使得雪花落地而化，難以存留？」

他仔細地觀察著這片泥土地，發現在泥土中露出幾絲粗長的頭髮。他心中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難道這泥土中埋著活人？是誰把他埋在這裡？他如今是人還是鬼？」

想到這裡，他不禁有幾分驚愕，連忙站起身來向周圍看了看，四周除了寂靜的群山，什

麼都沒有，不要說人影，就是連鳥獸的蹤跡也沒有。

「除了自己之外，還有誰到這裡來呢？」他心中越發驚奇。

他蹲下身來，用手扯了扯那幾絲頭髮，似乎感覺到柔軟而溫熱。

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好奇心使他壯起膽來，他決定把這事弄明白，於是就用手順著頭髮挖去，挖了三寸深，漸漸地顯露出一個人的頭部輪廓，那人的頭部散發出乳白色的霧氣，如同熱水燒開時冒出的蒸氣。

「啊！果真有人埋藏在土中。」他心中暗自吃驚：「看來這人不是凡夫俗子，一定是得道的高人，在這裡修行，不知經歷了幾世幾劫，遭受了多少的風吹雨打。」

他繼續用力挖著，不一會就熱得身上汗珠沁出，頭上也冒起了蒸騰的熱氣。

足足挖了兩個時辰，他終於把埋在地下的人挖出，看那人，身材高大，黃面凸腮，滿頭亂髮如蓬草，雙目緊閉，盤腿而坐，如同打坐一般。

「或許他是一個入定的羅漢。」

大師心裡這樣想著，就對著那人問道：

『請問您是哪裡的羅漢，為何在這冰天雪地裡修行？』

問了幾聲，那人如木雕泥塑似的一動不動。他上前揪住那人的耳朵，用手指挖去藏在耳

朵中的泥土，用嘴對著那人的耳朵吹了吹，然後從衣袋中拿出隨身攜帶的引磬，用力在那人的耳朵邊敲了起來。很快從那人的嘴巴裡傳出來一種聲音：

『你是什麼人？來這裡吵鬧，打擾我的修行。』

他回答說：『我是中華的僧人，要去天竺求取佛法真諦。你是什麼人？為何在這裡？』

『求取佛法，佛是誰呀？』那人問道，嘴唇還是緊閉著，眼睛卻慢慢地睜開了，眼皮抖動著，抖落了幾片泥土。

『佛就是釋迦牟尼佛。』玄奘大師回答著，心裡覺得很奇怪，怎麼這人連釋迦牟尼佛也不知道。

『什麼？你說是釋迦牟尼佛？他出世了嗎？』那人睜大了眼睛看著玄奘大師，眼睛裡閃射出兩道慧光，玄奘大師被他的那雙眼睛吸引住了，他心中讚嘆著：「這是真身羅漢才有的慧目啊！」

『釋迦牟尼佛不僅已降世，而且已經涅槃一千多年了，如今他創立的佛教已經在天竺在東方盛行開來了。』玄奘大師小心地回答。

『可惜！可惜！我白等了這麼多年，卻將機會錯過。』那人嘆了口氣，幽幽地說。

『尊者，你說的什麼？我不太明白。』玄奘大師恭敬地問。

那人抬了抬眼皮，看著玄奘大師說：

『你想知道我為什麼歎氣嗎？年輕人，讓我來告訴你。我本是在釋迦牟尼佛出世之前的迦葉佛末法時代的比丘，自幼出家修行，立志修道成佛，因為預知釋迦牟尼佛將來會降世，就來到此山修禪打坐，入定後等待釋迦牟尼佛降世，好向他請教佛法真諦。想不到入定時日太久，錯過了當面請教釋迦牟尼佛的機會。』

玄奘大師聽了，既驚訝又感歎地說：

『尊者您原來修得了羅漢真身，具有如此高的定力，真令人佩服。那麼您現在打算怎麼做呢？』

『唉，我既然錯過了請教釋迦牟尼佛的機會，只有再等下去，等到彌勒菩薩來到人世，我再向他請教。』說完，又閉上眼睛，準備入定。

玄奘大師慌忙上前輕輕地揪住那人的耳朵，大聲喊道：

『尊者，請您慢一點入定，如果您再入定等下去，等到彌勒菩薩再來時，你不能出定，又沒有人來喚醒您，豈不是又會錯過機會？』

那人聽了玄奘大師的話，慢慢地睜開眼睛，說：

『你說得有道理，可是我如果不等下去，又能做什麼呢？』

玄奘大師想了想，說：『我有一個主意，不知您肯不肯採納？』

『你說說看。』那人眨了眨眼，看著玄奘大師。